

# 被偷走的人生

作者: SkyC

Powered by [紙言](#)

# 禮志篇 01

## 禮志篇 01

下午的陽光穿透玻璃灑在少女身上，黑色的長髮隨着音樂飛舞，少女的動作俐落而帶勁，領著另外幾個少年少女在跳著時下流行的Pop Dance。音樂結束，大家喘着氣坐在地上休息、喝水。舞蹈練習在西斜的日光中完結，「叩叩——」活動室外，副校長輕聲敲門後推門進來，「黃禮志，請出來一下。」

門外除了副校長，還有一位年約30歲的女人，握過手後，她把卡片遞給禮志，上面印着「JYP娛樂 二本部 全靜延」。「我看了你的舞蹈，你很有潛質，如果你想試試的話，請打這個電話找我吧，我會一直期待的。」說罷，與副校長轉身離去。

禮志回到家裏，告訴父母下午在學校的事。父母的表情卻是頗為凝重，雖說練習生不收取費用，但首爾的生活費比全州高不少，而且本來禮志在空餘時也會兼職打工幫補家計，要是她到了首爾做練習生，家裏不但多了一筆支出，同時也少了收入。禮志七歲的時候曾經因為一場大病留院一年，那時候幾乎用盡了家裏的積蓄，還向親戚借了不少的錢。接下來的幾年，禮志的父母都在還錢，而禮志也很懂事，除了在學業上認真追回一年的時間，她在13歲的時候也開始在便利店打工，幫輕父母的負擔。

禮志躺在床上，想了許多，從生病的時候父母用盡關係四處借錢給自己治病，到她發現父親早上在工地上班，下班後趕去車房兼職，還騙她說是在外面跟朋友吃飯喝酒。她不忍父母再辛苦下去，撥了卡片上的號碼。電話的另一端，是一把溫柔的女聲，「請問是全靜延小姐嗎？我是黃禮志。」「很抱歉，我想我應該去不了首爾了，家裏的狀況不是很好。」

「沒關係，你要是改變主意的話，請隨時聯絡我。」

## 禮志篇 02

翌日早上，禮志如常地起床洗滌、準備上學，家裏卻不見父母。正納悶之際，瞥見桌上一個泛黃的信封，上面寫着「致女兒」。

禮志：

你不要擔心錢的問題，這裏面是我們的積蓄，應該夠你去首爾生活所需。機會不多，要好好把握。到了那邊，要努力。

愛你的 爸媽

信紙後面是一串數字，附着一張銀行卡。擦乾眼淚，拿出手機再次撥了那個電話號碼，彼端仍是溫柔的女聲。「我是黃禮志，請問.....我可以約你見面嗎？昨天的事。」

初春早晨的咖啡店某角落，坐著一位衣著正式而優雅的女人，正小口呷著熱咖啡。對坐年輕的少女，日光映著扎成馬尾的黑色長髮，與潔白的校服襯衣襯出青春的氣息。少女拿咖啡杯的手微抖，淺啜一口，又覺苦澀放下。終究是女人先打開話匣子，「所以你說，因為家裏的問題而不能去，能說說你的情況嗎，或者.....我有什麼能幫上忙的？」

禮志跟靜延簡單說了家裏的狀況，也告訴了她，知道機會很難得，自己也是很想去，但要以不讓父母的負擔太大為前提。

「只要你願意，我可以給你安排週末班，住宿什麼的也不用擔心，我們公司練習生是不收費的。」

一星期後，禮志搭上了往首爾的列車，一身運動裝束，肩上背著簇新的黑色背包。那是兩三年前父母給她送的生日禮物，一直捨不得用。背包很重，裝著的，是一個夢想，和兩份期許。

## 禮志篇 03

火車站外，靜延已經在約定的地方等着。兩人坐上了靜延的白色房車，到了在清潭洞的JYP娛樂大樓門前，大樓的外牆掛了Wonder Girls，2PM等藝人的海報。泊好車後，靜延領著禮志穿過大堂，到了人事處的辦公室。禮志小心翼翼地從背包拿出一份文件，上面寫着「練習生申請表（週末班）」禮志尚未成年，所以申請表上也有父母的簽名。靜延把申請表交給秘書小姐，又從她手裏拿過了一串鑰匙。

十分鐘的車程，兩人到了一座不起眼的白色公寓裏。7樓07室，裏面就是練習生用的宿舍，一千五百尺左右的地方住了十位少女練習生，和兩位經理人。靜延帶著禮志進了一間睡房，裏面有一張雙層床，衣櫃書桌等簡單的家具，床鋪都很整齊，看來還沒有人在用。

「叮鈴！」禮志的手機傳來短訊鈴聲，靜延把她加進了一個Kakao talk群組，群組名是「2016-17二本部 練習生女組」。靜延又傳來短信；  
「剛剛把你加進去我們練習生的群組了，你明天會在公司跟她們一起上課，就在今天交申請表的地方。」  
「時候也不早了，已經為你準備了吃的，明天見。」

大廳的飯桌上放着飯盒，窗戶外天色漸沉，靜延已經離開了宿舍。禮志吃過了晚飯後，躺在床上滑著手機。百無聊賴之際，忽然Ktalk傳來一則短信，來自一個陌生電話號碼，用戶也沒有頭像。  
「聽說妳是新過來的練習生？我也是一起練習的，我是01年生的，你呢？」  
禮志感覺她挺友善的，便開始跟她談起來，那女生給禮志介紹了JYP公司的一些文化和練習生的規矩，說明天要帶禮志逛一下公司。  
「姐姐是叫禮志吧，頭像好漂亮呢，明天見面的時候的時候，我會從背後抱着你喔。」

女生的Ktalk用戶名稱：(Shin Ryujin)

## 留真篇 01

星期六的早晨，禮志走在清潭洞的路上，三月的微冷春風輕拂臉龐，撩逗秀髮。到了JYPE大樓，通告上女組練習生跳舞課的2樓12室。輕推門進去，雖然距離上課的時間還有十分鐘左右，裏面已經有六七個少女在等候着，有的在有說有笑地聊天，有的則是自顧自在滑手機。練習室很大，禮志靠着鏡子，在沒什麼人的地方站著，邊用手機邊等待上課。

突然，一隻手臂橫在禮志胸口前，輕輕抓着她的左肩膀把她抱住，右手把她纖瘦的腰肢摟入懷內。背後貼着是微溫的身體，

「禮志姐姐果然好漂亮呢嘻嘻！」

禮志的臉瞬間漲紅了，這才想起昨天陌生女生的短信。

「你是.....柳真？」

留真鬆開本來緊緊擁着的雙臂，禮志轉身過去，及肩的黑髮收在軍綠色衛衣的帽子裏，帽子卻隱不住秀氣的面容。雖不施脂粉，卻更顯脫俗清秀。

「我叫申留真，很高興認識妳。我想，我們能成為好朋友的。」

禮志也是頭一次感受到這種熱情，竟有點反應不過來。這時候，有兩個人進來練習室裏，30歲左右的一男一女，看來是舞蹈班的導師。

「走吧，跳舞去！」

## 留真篇 02

少女們見導師來了，便自覺地集合起來。雖然導師昨天已經在群組裏面發了舞蹈示範的影片，但兩分鐘的舞蹈仍用了差不多三十分鐘來仔細解釋。禮志在學校舞社時都是自己研究舞步，再把原本舞蹈的動作大致上還原出來。而舞蹈班的課程在細節上更加注重，由臉部表情的控制到精巧的走位、力度的收放和與其他舞者的配合，都做到一絲不苟。禮志從背包抽出筆記本，逐個摘下重點。解說完就是實戰了，兩人一組，留真是禮志暫時唯一的朋友，也很自然地組隊了。

兩人被分配了一間小練習室，前面是很大一面的鏡子。她們各自先自己跳一次給對方看看，然後在一起跳作配合。音樂是少時的You think，先跳的是禮志。

禮志畢竟也是學校舞社的Ace，很習慣自己研究舞步再重現出來，跳起舞來力度和身體的柔韌度都很強，副歌裏大幅度的扭腰也沒難倒她，僅僅是有一兩秒掉了節奏，但也都救了回來。到留真的時候，只見她一副認真的表情，全身上下配合度十足，力量比禮志還要強，但仍是游刃有餘的狀態，輕鬆做出高難度的彎身扭腰，臉上依然帶著自信的笑容和凌厲的眼神，完全控制着節奏地完成兩分鐘的舞步。

接下來兩人合在一起練習裏，起初沒有什麼默契，甚至還撞在一起了。每次音樂停下，休息不到1分鐘又再起身練習，慢慢地兩人開始能做出配合，禮志也找回了節奏，不再緊張，而是在音樂和舞步裏面享受，就跟她在學校的時候一樣。

三小時的舞蹈練習不經不覺結束了，兩人累得在地上氣喘吁吁，但從表情看得出來禮志的興奮，練習生的生活這才要開始呢！

## 彩領篇 01

在新朋友留真的陪同下，禮志渡過了第一個星期的練習生生活。星期日的訓練結束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她匆匆離開公司，趕到火車站去。從首爾到全州需要三小時車程，回到家時已經是半夜一點，父母都睡了，桌上卻是為她預備好的飯菜。簡單吃了晚飯，洗澡後便去睡了，明天還要一早上學。

如是者，禮志便過着星期一至五如常上學、打工，星期五放學乘火車去首爾，在練習室渡過週末，星期天結束練習後匆匆回到全州，準備星期一上課的生活。

三星期後，是月末考核的日子，禮志為此整個星期都在加緊練習，不僅在學校練習室加操考核的舞蹈，回到家裏也還在練習唱歌。回到了練習室的時候，還是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氣氛卻比平時緊張不少。

禮志先是找到同組的留真，她們是第二組進行考核的。第一組在考核的時候，她們也進去了考核的練習室作準備。第一組是兩個容貌十分相似的少女，兩人跳起舞來同樣帶勁，肢體的配合度可以說是接近完美。雖然容貌相像，但各自的表情動作卻也散發兩人兩色的魅力。禮志想起來了，她們就是《SIXTEEN》決賽僅僅落選的「完全彩姊妹」——李彩演、李彩領，難怪她們能展示出這樣的實力。

禮志和留真也結束考核後，兩人各自拿到了一張成績單。禮志一看，自己比較有信心的舞蹈分拿了A-，但唱歌的部份竟然只有D+。留真收到了成績單後匆匆收進背包，因為留真下午有事做的關係，禮志乘車回去全州之前先獨個兒在公司的食堂吃午飯，飯堂裏碰巧遇上了剛剛一起考核的少女。

「你好呀，我叫李彩領，要一起吃飯嗎？」

## 彩領篇 02

兩個女孩聚精會神地坐在電腦前，一會兒後，其中一人按下了確認，兩份申請表隨即送了出去。

2013年，這對姊妹在《KPOP STAR3》中漸漸進入人們的視線，雖然後來並未進入總決賽，但也得到了JYPE的練習生合約。

2015年，她們以練習生的身份參加了《SIXTEEN》，彩演在第一輪已經被淘汰，而彩領一路到了最後的決賽，但在最後關頭被淘汰，還是不能以TWICE出道。

彩演在第一個被淘汰後，回到JYP繼續練習。她發誓，一定不可以再讓自己被淘汰、被比下去。每天放學後趕往練習室，半夜12時回到宿舍自己再練習唱歌。因為不能夠讓自己再被說表情僵硬，她無時無刻都帶着鏡子，就是隨時為了調整自己的表情。不足半年，她不論是在唱歌跳舞還是表情控制，都有超越所有人期望的成長，很自然地也成為了所有練習生裏面月末評價分數最高的，連在節目裏成績比她好的妹妹彩領也只能望其項背。

彩領先是僅僅地錯過了TWICE的出道機會，回到公司又比姐姐彩演突然的飛躍進步搶了風頭，心裏不禁有點酸酸的感覺。

彩領沒有想過，最好的親人、最好的朋友，會是自己如影隨形的夢魘。



## 禮志篇 04

禮志因為週日的月末評價表現不好，整個星期都在悶悶不樂。雖然心煩意亂，唱歌還是要練習的，她每天放學了就去學校音樂室，晚上回家了在家裏也繼續練唱自己上星期表現不好的曲目。可是總是找不到自己的感覺，就算反覆把歌聽了數百次，高音處還是不夠穩定，跳唱時呼吸的節奏也沒有把握好。

一星期過後，又到了回去首爾跟其他人一起練習的時間。本來心情已經不太好，春天的梅雨更添煩燥。禮志打算先到宿舍放下行李，然後再去練習室那邊。舍房裏沒有人，桌上卻有背包，是她的室友留真的，想必她也是先把東西放下去練習。好奇心使然下，她偷偷從留真的背包抽出評價表。只見上面跳舞、唱歌、表情控制、身體語言都是A-以上，評價處寫着是「出道組候補」。禮志這才知道，原來留真把評價表藏起來，根本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而是怕被自己看到。

門外是上完廁所的留真，她連忙放輕腳步走開，生怕禮志知道自己看到剛剛的一幕。

結束了常規的練習和課堂，其他練習生有的去飯堂吃晚飯，有的直接乘車回去宿舍休息了，留真卻叫住禮志。

「姐姐，要一起去音樂室練習嗎？」

自此之後，每次常規練習結束後，留真跟禮志都會帶着飯盒去音樂室加操。很快禮志也掌握了腹式呼吸，歌喉大有進步，而且英文歌的發音咬字更加清晰。半年後，禮志在月末評價中的唱歌部份，拿到了她第一次的A。

在一次週六舞蹈課前十五分鐘，靜延召集了所有女練習生，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佈。帶着一個黑色文件夾走進了練習室，後面還跟著一個相貌清澀的少女。

# 有娜篇 01

球場上氣氛緊張，地板球區域選拔賽已進入了白熱化階段，雙方各有六球進帳，時間卻剩下不足兩分鐘。再打進一球的隊伍就能取得地區冠軍，進入全國大賽。

後場守門員擊出一記妙傳，球落到了隊上Ace中鋒申有娜的球桿下。三步之內，有娜已經連過兩人突破到球門前。瞄準死角用力一抽，球速飛快，對方的守門員守備不及，只能看着球應聲破網。瞬間全場歡呼聲不絕於耳，隊友們紛紛為有娜慶祝。隨着完場哨子聲響起，有娜所代表的榮福女子中學校隊成為了京畿道的冠軍，下一步就是前進全國大賽。

然而在全國大賽的第一場比賽，有娜在一次與對方球員爭奪球權時不慎扭傷左腳腳踝退場。榮福女子中學隊在先入一球的情況下，因為失去主攻手而被連追七球，全國大賽首輪被淘汰。有娜本想忍痛作賽，但為了不讓她的傷勢加劇，教練拒絕讓她上場。賽後，女孩們都忍不住眼淚，有娜通紅的眼框裏盡是自責與不甘。

幸好經醫生的檢查後，有娜的左腳骨裂不算嚴重，可是還是需要三個月的休養。這意味着半年內她都不能再踏上球場。起初時，她連去上學也沒辦法，後來她能正常走動了，雖然還是沒辦法跑跳、打球，但起碼可以出門走走，不用整天待在家裏。

一次，她陪着朋友去看歌謠大賞，表演都完了以後，朋友們都去找偶像簽名了。她卻不太感興趣，在場館門外等朋友們出來。

正在滑着手機呆等之際，一個穿黑色套裝的年輕女人朝有娜走去，給她遞上了一張卡片。

上面寫着：「JYP 娛樂 二本部 全 靜延」

## 有娜篇 02

剛進JYP的時候，有娜是被安排在Kids team 練習的。在kids team的練習強度比較低，因為競爭沒那麼大，女孩子們的關係也挺融洽。在有娜13歲生日的那天，她正式從Kids team畢業，靜延把她帶到了少女練習生組的課室裏，向少女們介紹她們的新同伴。

隨後，靜延旋即從文件夾中抽出一疊報名表，並向練習生們宣佈，公司準備與Mnet合作，透過選秀生存節目選拔新的出道團體。女子組將會有七個名額，從原本的十四位少女練習生，加上有娜十五人中，透過月末評價選出七人出演新的選秀節目。這對於練習生們來說是很轟動的消息，因為這意味着她們只要在節目中生存下來，就能獲得出道的機會。但要是被淘汰的話，可能未來幾年公司都不會再推出女團組合，要麼轉換公司，不然就是只能放棄出道了。

身為長期處於出道組候補位置的彩領和留眞雖不至於說是十足把握，但也是挺有信心能入選節目組的。其他練習生則是神情各異，有的信心滿滿，也有顯得很是緊張的。禮志的唱功在苦練後的確大有進步，可是仍然遲遲未被選為出道組候補，不禁有點擔心。留眞察覺到禮志的眼神閃過一絲兒的憂慮，輕拍她的肩頭，示意她不用太操心。

另一邊廂，雖然有娜在Kids team練習已有一年時間，有了基本的跳舞和唱歌功底。但比起師姊的長時間高強度練習，她的舞台技術整體而言還是略為粗糙，因此她對獲選成為節目組一員也不抱太大期望。

隨着時鐘的分針踩線，女生們開始了一天的練習。比起之前，她們明顯打醒十二分的精神、交出十二分的努力，為的就是要擠進去七個人的節目組名單裏面。

「因為，我們各人都有不能輸的理由呀。」

## 留真篇 03

首爾的長街寒雪紛飛，少女身披大衣仍不抵冽風，緊緊地抱住父親的大手。一個穿黑色套裝的女人迎面走來，看上去是畢業不久剛剛出社會工作的年輕女性。她走到兩人面前，先是禮貌地徵求少女的父親的准許，然後才對少女說話。她從手袋中拿出自己的卡片，問道：「我是JYP娛樂的經理人，請問你有興趣來我們的練習生徵選嗎？你長得很可愛，可能是偶像的好人選呢。」

少女的父親聽見那女經理人想邀請女兒去做練習生，馬上顯得很不耐煩。少女見父親神色不對，便藉口推搪了那女人，跟上父親的腳步離去，卻暗自藏起了卡片。

「別想那麼多無謂事情，好好讀你的書，將來做醫生，幫忙打理醫院，知道嗎？」

回到了位於城北洞區的大宅，陪過父母和哥哥吃飯後就趕忙躲進房間裏。從口袋拿出有點皺摺了的卡片，打通了上面的號碼。

「你好，請問是全靜延小姐嗎？我是今天在弘大商圈那個穿灰色大衣的女生，我叫申留真。剛剛練習生徵選的事情，可以多了解一點嗎？」

留真從小就很嚮往鎂光燈，成為娛樂公司的練習生，再出道做偶像對她來說很是吸引。以往不論是在學業還是體育，她都只需要用功一陣子，再加上與生俱來的小聰明，總能拿到很好的成績。靜延簡單地給留真講解了練習生的要求和評選準則，雖然絕對算不上輕鬆，但她有信心憑自己的努力，磨練三四年後可以出道成為偶像。

兩人相談甚歡，留真的一言一語間都流露出對成為偶像的憧憬，不禁越說越興奮，越大聲。此時一直在門外偷聽的父親，忍不住一下推開房門，用力拍在桌子上。他厲聲叱喝自己的女兒，雖然一直是嚴格的父親，但這樣嚴厲地責罵留真還是第一次。

「你給我掛掉電話，不要再想那些浪費時間的事情！我跟你說，你要做的事就只有讀書，然後跟你哥一起在醫院上班，別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

抹去背後的冷汗，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發同樣的夢，但每次都以驚醒作結。每當在練習室裏有壓力的時候，這個夢就會現身，逼著她回想起當初離家出走時的情景。她沒有跟誰說過，牙關咬緊撐過去就是了。

從廚房取了暖水，掂著腳走卻還是吵醒了同房的禮志。惺忪模糊的禮志看見留真坐在窗前眼泛淚光，輕輕的走到她身旁想抱抱她。留真卻突然一下子倒在她懷內大哭起來，禮志不懂怎去安慰，甚至也不知道她是為什麼突然情緒崩潰，只能輕撫留真的肩膀。哭到無力，留真不知不覺地癱軟在禮志的臂間。

醒來時已是午前，臉上尚帶著乾了的淚痕。赫然發現坐在椅子上睡着的禮志，才知道她半夜未眠，守候着崩潰邊緣的自己。

# 《Straykids》篇 01

半年時間轉眼過去，距離《Straykids》出演人員選拔評價只剩下不足一個月。練習生們一放學就去練習室，從下午練到半夜，第二天又要一早上學。而身在全州的禮志也沒有閒著，每天的課餘時間都在音樂室或是活動室自主練習，週末也總是在公司的練習室待到半夜兩點才離開。

公佈出演人選的前兩天是星期五，禮志和留真又一起在音樂室練到很夜，兩人都有點睏了，便準備離開公司，明天再回來練習。走著，看見了同班的一個女練習生乘上了靜延的白色座駕。禮志對留真說：「她們應該也是回去宿舍啊，看看能不能也載我們回去吧？」說罷便朝車子招手。靜延她們好像是沒看到她，駕著轎車揚長而去。留真說：「其實搭車回去也很快啦，不過我們要走快一點了，不然錯過尾班車就得走路回去了。」

順利地趕上尾班車，回到宿舍卻未見靜延她們。經過八、九小時的高強度練習，禮志和留真都快累垮了，簡單洗漱後便回房間倒頭大睡了。

第二天她們也是如常回去公司練習，一練就是大半天，揭開窗簾一看才發現天色已沉。剛好練得有點累了，便打算出去走走休息一下，順便找點吃的。走了三十分鐘左右才看見一間吃泡菜鍋的韓國餐廳，三月的清潭洞入夜後天氣還是很冷，兩人馬上找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點食物。吃到一半，忽然外面下起雪來。禮志看著玻璃外飄雪的大街，正擔心等下怎麼走回去，卻赫然瞥見對面街口處的酒店門前泊著她們經理人靜延的白色房車，一個少女從車裏的前座走出來。禮志不顧外頭雪花紛飛，快步跑過對面街。相距數十米處，她確認了從車裏出來的正是她的同班練習生。看著靜延帶那少女進去酒店裏面，禮志連忙從口袋裏掏出手機，遠遠拍下了數張照片。正想追進去問個清楚明白，身後突然被抓著手臂，轉頭一看，是一同追出來的留真。

「快放開我！我要進去阻止她們，再遲一步她會有危險的！」

「禮志姊，你聽我說，不要去，我這是為你好，你努力了這麼久才進去出道組候補，明天就要公布出演名單了，難道你想要前功盡棄嗎？！」

禮志的眼神從憤怒變為失望，使勁地甩開留真的手。

「原來你早就知道。」

## 《Straykids》篇 02

禮志一路朝公司的方向狂奔，她決定要趕在靜延回去之前帶着證據向社長報告，已顧不上大街上風雪交加。遙遙望向大樓，只見頂層尚有一點燈火，禮志只管加快腳步跑著，趁社長下班離開前趕回公司。

升降機到了十樓打開了門，走廊的末端就是JYP社長朴軫永的辦公室。其他職員都已經關燈下班了，昏暗而空無一人的走廊漫延著不安的氣息。心跳很快，禮志鼓起勇氣向社長的房間快步走去，同時手裏緊緊握著手機，生怕弄丟了重要的證據。門後就是正在批閱文件的社長，禮志正舉手準備敲門進去，身後處突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轉頭一看，趕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留眞。氣喘吁吁的她一手抓著禮志舉在半空的手臂，另一手掩著禮志的嘴巴，不讓她的喊叫驚動社長。禮志拼命想掙脫留眞的手，但留眞的氣力實在太大了，她根本怎麼樣也掙脫不開。

留眞把禮志推了進去後樓梯間，才鬆開本來緊抓著的手臂，禮志一下跌坐在梯級上。留眞用力之大，禮志的手臂上甚至出現了一道道紅色的抓痕。禮志此時已按捺不住怒氣，質問著：「別攔著我！我這就要揭穿他們的骯髒勾當，你是跟她一伙的是不是？！我真是看錯你了！」

「你真的覺得憑你的身份和那幾張破照片就能將全靜延拉下來？他們只會把你從練習生的隊伍開除掉，然後裝作若無其事繼續賺他們的錢而已！」禮志一怔，她的確沒有想到這一點，「那你告訴我，要怎樣才能阻止那女人？！」

「現在我們只是練習生，他們隨時可以棄掉我們。但要是我們能在那個節目裏進入大眾的視線，成功出道，加上這些證據，高層們不想我們把事情鬧大，一定會把全靜延交出來。」禮志的眼神仍是半信半疑，留眞拿出手機，打開了一個加密的資料夾，「這裏的對話紀錄、照片、錄音，全都是那女人不道德交易的證據。我能保證，我比任何人更想除掉全靜延。」

「我一直不跟你說，因為我不想把你捲入這扭曲的漩渦之中啊。」

·  
·  
·

靜延打開了房門，本來攤躺在床上的少女緊張地坐起來說：「靜延姊，剛剛那兩個師姐看見我們了！我們現在怎麼辦啊，她們肯定會去告發我們的啊？！」

「等下客人來了給我好好服侍他，我會解決那兩個不自量力的臭婊，你不用管那麼多。」

## 《Straykids》篇03

終於到了公佈出演名單的星期天，名單是根據練習生們近三個月的表現，加上她們在這天的特別評核分數。因為是重要的日子，女生們都提早在練習室等候著。禮志和留真被安排第一組進行評估，數個月來的特訓之下，禮志的唱功的確是大有進步，配上二人本來已經很強的舞蹈功底和接近完美的走位默契，在預選歌的部分得到了90分以上的成績。而在自選歌曲，她們選的是GOT7的《HardCarry》。禮志力度十足的舞蹈，留真私下苦練的說唱，一分三十秒的表演完全驚豔了評審的導師們。走出評審的房間時，禮志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留真衝著她給了一個自信的笑容。

過了數小時，等到所有練習生們都完成了評核回到練習室裏，拿著成績文件夾的全靜延推門進去，準備公佈出演節目的人選。進門之際，靜延、留真、禮志三人對上了眼，六目交投一剎後各自移開視線。靜延很快調整了一下，拿出文件向練習生們公佈說：「十月節目的最終出選名單依次為：

李彩領

申留真

朴善敏

黃禮志

坂本舞白

朴藝真

以及.....申有娜。」

榜上有名的女生大多本來就是出道候補，唯獨是申有娜從kids team轉過來僅僅是數個月的時間，眾練習生聽到這結果時也不禁驚訝。只有禮志和留真臉上不見詫異，像是早就知道結果一樣。

·  
·  
·

有娜上完了洗手間，出去的時候留真正好進去。兩人擦肩而過之時，有娜的心跳突然急速，想要快點離開這空間，留真卻一下子抓著了有娜。

「你幹什麼？！放手！」

有娜掙扎著擺脫。留真一笑，「同學，你掉了銀包呢。」說罷，彎腰把銀包拾起來，交到有娜手上。

## 彩領篇 03

2017年三月，彩演正式解約離開JYP娛樂，轉往WM娛樂。

### 《KPOP

STAR》後，JYP娛樂邀請彩演、彩領兩姊妹成為練習生，自此她們的母親便替她倆負責簽約、文件的事情。這次姊姊彩演轉公司的決定也是母親說WM那邊給了好的條件，由她定下來的。轉換了環境後彩演適應得很快，憑着她在前兩次選秀節目累積的經驗和一年來的刻苦練習，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彩演便進入了出道候補的名單。

然而，WM娛樂的規模不如JYP，他們三年前已經推出過女團「Oh My Girl」，短期內肯定是沒有資源再籌組新的女團。而像彩演這種以舞蹈為主，唱歌為輔的跳唱歌手在團體中的發揮也往往比Solo更好。彩演的母親當然很清楚這件事，但她的目標本來就不是讓彩演在WM娛樂出道，而是以WM練習生的身份，參加MNet即將推出的日韓選秀節目——「Produce 48」

別墅的飯廳裏，彩演、彩領和父母用過晚餐後，彩演從文件夾中拿出一份報名表遞給母親。母親本來嚴肅的臉上有了滿意的微笑，在父母簽名的位置上寫下了她的名字，又對彩演說：「彩演啊，進去節目只是開始，以後還要好好努力呢，機會很難得的。」

自懂事以來，彩領從未見過母親如此和藹的笑容，即使是小學時她考到多好的成績，也只是一句「嗯，做得好」。當她在一旁看見母親對姊姊的溫柔，心裏不禁升起一股酸溜溜的感覺，連彩領自己也分不清，是羨慕還是嫉妒。只是暗自想着，自己接下來在《Straykids》的選秀得再加倍勉力了。

「要是，更努力的話，要是能贏下來的話，就能被讚賞了吧？」



## 《Straykids》篇 04

這次的選秀節目《Straykids》是男女Project

Team以舞台表現決定哪個組合能獲得出道的機會，由JYPE社長朴軫永即場宣布，並設有現場觀眾席。這意味著首個舞台將會是最重要的，只要能贏下男子組就很有機會能夠成為偶像。距離出演節目只剩下幾天，獲選出演的女生們都紛紛加緊練習，每天放學後就趕忙去練習室，一直到尾班車的時間才回去宿舍，連吃晚飯的時間都沒有。

半夜十二時的宿舍廚房裏，剛練習完回來的有娜正在煮著泡麵。留眞走進廚房，從烤箱拿出剛焗好的烤番薯，見了有娜便說：「常常吃泡麵對身體不好呢，妳想要一點嗎？」說罷，把烤番薯切成兩份，把一半放到有娜手中，另一半放到碗裏拿回房間。「.....謝謝！」走出了廚房的留眞回頭，「吃完就早點休息吧，明天是重要的日子呢。晚安。」

翌日中午，女練習生們便乘著公司安排的車到了會場，節目是五時開始的，觀眾四時半開始入場，而在此之前，練習生們先進行綵排。因為男子Project

Team平時在外租了練習室進行訓練，所以他們很少在公司出現，這次是第一次女生們正式與她們的對手見面。節目導演正在和少年們說明等下表演的走位、鏡頭、流程等等，他們之間一個棕髮男生朝少女們的方向偷瞟打量了幾眼。

化好了妝，換上表演的服裝後，少年少女們輪流綵排準備。因為是各自通過選拔淘汰下存活的優秀練習生，在歌唱和舞蹈上也有一定的實力。綵排結束後回到後台等待時，各人都因為緊張，心跳微微加速。只有留眞神情自若，還在輕輕地按摩禮志的肩膀好讓她放鬆。

音樂響起，女生們登上舞台開始表演。這三分鐘裏，她們將一年以來辛苦練習的成果盡數放上這大舞台。男女兩組在跳唱的實力不分上下，但女子組除了彩領外的其他人都沒有大型舞台的經驗，第一次面對如此多的觀眾和鏡頭難免有怯場的情況。三分鐘的表演結束，女練習生們回到後台等待她們的對手完成舞台後公佈成績。

比賽，總是只容得下一個贏家。

隨著社長宣佈，男子Project

Team以個位數的分差擊敗女子組獲得出道的席位，女練習生們鞠躬後默然退場。背對著觀眾離開舞台走回去的這一小段路，淚珠已染濕女孩們的眼眸。死寂的後台休息室裏，誰都沒發一言。

留眞忍著劇痛，把不合腳的高跟靴子從扭傷紅腫的腳踝拿下來。

## 十七：去留

場館的人潮早已散去，關掉了鎂光燈的舞台剩下一片漆黑。留真和禮志坐在第一排的觀眾席處，各自不發一言，只是凝望著那大舞台，久久，久久。

傲慢的高跟鞋聲在空蕩的場館迴響，從後台走出來的，是全靜延。惱怒的禮志站起身來質問靜延：「妳是不是故意給留真不合腳的靴子？你知道要是她出了意外會很危險嗎！？」

「很抱歉，妳搞錯了，那對靴子可是我特地為妳準備的呢。不過是妳的好姊妹上台前一刻給調換了，真是遺憾。」全靜延肆意挑釁著：「不知道你們倆那來的勇氣跟我對着幹，不自量力。」

「夠了！」留真忍住腳腕上的痛楚，艱難地站起來走了兩步：「禮志姊，我們走吧。」突然間，靜延用高跟鞋尖對準留真腫脹的腳腕狠狠地踩下去，留真冷不防地被踩著傷處。「你幹甚麼？！」禮志連忙把靜延推開，扶着留真。被推開的靜延只是冷冷地拋下一句：「可惜了，妳始終是我最完美的作品呢，申留真。」說罷，隱入黑影之中。

禮志扶著留真，把她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彳亍著把她送回宿舍，宿舍處的練習生都回家去了，只剩下有娜一人還在。應門的有娜和禮志一起把留真扶到沙發上，腳腕已是紅腫不堪，滲出了黑紅色的淤血。「禮志姊你現在再不走就趕不上尾班車了，我自己能照顧自己，別擔心。」

有娜從冰箱取出冰塊，用毛巾裹住交給留真：「之前我也是像這樣扭傷的，先冰敷幾天止痛和消腫吧，這幾天姊也不要四處走動了，才能快點好起來。」留真接過冰塊放在傷處，敷了一會，有娜捧著剛剛焗好、熱騰騰的番薯：「姊妳晚飯應該還沒吃吧，先休息一會吃點東西，我幫妳換一下冰塊。」看著認真地照顧自己的有娜，留真的眼眶裏泛出一點淚光。「妳先吃東西吧，我幫妳敷。」

·  
·  
·

開往全州的火車月台上停泊著快要離開的尾班車，月台上的人已漸稀少。準備上車的禮志往前一望，竟瞥見兩個熟識的身影，正在趕急地登上列車。她掏出手機，撥了母親的號碼。電話接通了，另一頭傳來母親的聲音：「禮志啊，我和你爸爸快要睡了，你怎麼還沒回來啊。」

「很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

「你們特地來首爾看我的比賽，我卻沒能贏下來.....」

禮志的父母從列車的玻璃窗望出去，月台上立著的，是他們的女兒。列車緩緩地駛離月台，禮志從舞台上一直忍住的淚水忍不住在此刻爆發，癱倒在冰冷的地板上，遙望着遠去的列車。

去，還是留？

## 十八：彩領與禮志

這天是《Straykids》後第一次的常規練習。練習結束後，彩領獨個兒在活動室留下來自己跳舞。天色漸暮，她也跳得累了，便倚著玻璃窗休息，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彩領、彩領？」睡夢中感覺到有人輕拍她的膊頭，猛地醒了過來向後退了一下。「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吧。別給自己太大壓力了。」喚醒她的禮志輕輕地說。

「不行，我還得練習呢……」彩領想站起來，卻因為肌肉酸痛，一屁股跌坐在窗台上。「你的身體太累了。要是不介意的話，不如我們一起去音樂室練習吧，今天留真沒來，我正愁着一個人練習呢。」

禮志彈著不甚熟練的電子琴，和彩領一起聚精會神地練了十多首歌。練習過後，她們去了附近一間飯店吃晚餐。兩人邊吃邊聊，起初彩領還是有點拘斂，但慢慢感受到禮志很願意向她分享自己的事情，也開始敞開自己的心懷。從以前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她們無所不聊。不知不覺，便過去了幾個小時，往窗外一看，外頭已被夜色籠罩。

初秋的少許涼風很是舒服，她們漫步在回去宿舍的路上。到了宿舍公寓的門前，禮志對彩領說：「送到這裏就可以了，妳也累了，快點回家休息吧。」彩領看着逐漸遠去的背影，她很想說，「我不想回家，可以再陪我一會兒嗎？」話卻哽在喉嚨裏，想說，也說不出來。

回到家裏的時候已是深夜，彩領的家人都已睡去。她攝手攝腳地進了姊姊彩演的房間，把衣櫃翻得凌亂。鏡子裏的彩領，穿着一身粉紅色的校服。那是兩星期前彩演在《Produce48》穿的衣服，她在《Produce》中獲選成為限定女團IZ\*ONE的其中一員。

「要是，成為姊姊的話，就能被讚賞了吧？」

拿起書桌上的拆信刀，冰冷的刀刃逐吋劃破少女雪白的肌膚，血液從手臂滲出，順着手掌、手指，滴落在地板上……

·  
·  
·

翌日，她們如常地回到練習室。跳舞的時候，彩領的動作明顯跟平常的力度差很遠，而且跳得滿頭大汗也還不脫下外套。禮志把彩領拉到更衣室，輕抓著她的手掌，把外套的衣袖捋起，只見一道道鮮紅的血痂。禮志沒說什麼，緊緊的抱住彩領。她們眼眶裏的淚水，也早已止不住。

「彩領，妳可以答應我，不要再傷害自己，好嗎？就算有什麼問題，我們都能一起去面對的。」

彩領沒有回答，只是癱倒在禮志的懷內，淌著淚。

## 十九：有娜與留真

留真的腳踝雖然已經消了腫，但還是沒有完全痊愈，醫生讓她暫時留在家中休養。有娜每天在宿舍給她熱敷，也替她去買吃的，讓她不用四處走動。在有娜悉心的照顧下，兩星期後留真已經可以如常地行走，她打算在回去練習之前先做點運動，讓身體慢慢重新適應高強度的訓練。

有娜帶了留真去她以前校隊時期常去的球館，這也是有娜在比賽中受傷退出球隊以來第一次重新回到球館、重新執起久違的球桿。留真本來就很有運動細胞，學習新事物也很快，有娜教了她一些基本的技巧後，她們便一起組隊與其他人打球。剛開始的時候，因為留真的身體已經有點時間沒運動了，還不是很習慣。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守之間，她漸漸開始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進攻時的跑位完全不像一個新手，也能跟隊友配合起來。而有娜即使是全場最年輕的球員，但憑藉着靈活的速度和絲毫不見生疏的技巧，短短十分鐘裏她已經打出了好幾球漂亮的射門。臨近結束時，留真從後場往前長傳，有娜一個箭步搶先衝去球的預計落點，在球碰到地面之前，硬是在空中改變球的方向。破網的聲音清脆利落，為這場友誼球賽畫上漂亮的結尾。

留真坐在場邊的長凳上休息，有娜把瓶裝水遞到她的手裏：「累了嗎？姊的傷才好了不久而已，還是先喝點水休息一下吧。」不等有娜說完，留真已經大口地喝著水。

「其實你打得這麼好，有想過回去校隊嗎？」留真好奇地問。「嗯.....想是有想過，不過我現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完成呢。」「不說這個了，妳打完球應該也餓了吧，不如在我家吃完飯再回去宿舍？」留真點了點頭，她們一起步出了球館。有娜的家在球館的附近，就在一幢挺普通的公寓裏。晚飯快準備好的時候，留真先坐到飯桌旁邊，有娜卻走進了房間。一會兒後，有娜推著一張輪椅出來，上面坐著一個看上去比她們大兩三年的女生。

留真雖然有點小驚訝，但還是禮貌地打招呼說：「有娜的姐姐你好，我是有娜的同學留真，很高興認識妳。」「妳就是留真啊，她有提起過妳呢！以後也請你多多照顧有娜了。」有娜的姐姐微笑著說道。

吃完晚飯之後，留真和有娜便乘車回去宿舍，有娜對留真說：「剛剛沒嚇壞吧，抱歉我沒有先跟妳說我姐的事。」「其實她以前也是練習生，也是很接近能出道的，只是那次的意外.....很幸運地活了下來，不過她再也走不了路了。所以，我才想要成為偶像，圓我姐未圓的夢想。」

留真聽到這裏，靜默了。

## 二十. 前夕

大宅裏的電視機正在播放著音樂節目的直播，「.....現在，我們恭喜IZ\*ONE《La Vie en Rose》獲得十一月第二周M

Countdown的一位！」彩演的父母看到結果後，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一旁的彩領靜靜地走回她自己的房間。

「叮噠！」這時門鈴響了。母親應了門，一位長髮烏黑的少女站在門前。「伯母您好，我是彩領的同學。抱歉這麼晚打擾你們，我有點事要找彩領，可以嗎？」「嗯，進來吧。」

顫抖著的刀刃在雪白手臂上遊走徘徊，一再猶疑，遲遲未把肌膚割破。「叩叩叩！叩叩叩！」外面突然傳來敲門聲，彩領連忙把拆信刀藏在抽屜裏。「李彩領，你有朋友來了。」「謝謝伯母。」母親身後出現的，是禮志。

「妳怎麼來了？」「沒有啊，就是想來看看你.....」「是怕我出事吧。放心，我好著呢！」「是嗎？」禮志打開了抽屜，拿出刀子，放在桌上。彩領就像闖禍的孩子一樣，只是站在一旁低頭不吭聲。禮志輕輕地摸摸彩領的頭，把她抱入懷裏，「現在沒事了，我跟你一起呢！以後有甚麼都可以和我說，我們一起面對，好嗎？」彩領紅了眼眶，禮志見狀，抱得更緊了。

就這樣，禮志在彩領的房間裏留宿了一晚。翌日，她們一起乘車回公司，有娜和留真已經在練習室裏等著。

·  
·  
·

深秋的街角處，棕色頭髮的年輕男人呼出煙圈，身旁伴著一個穿套裝、拿着黑色公事包的女人。

「.....下星期五晚上，你給我安排一下。」

「少爺，還是上次十三歲那個妹子嗎？」

「玩厭了。這次我要節目裏跳得最好那個長髮妹，她叫什麼名字來着.....？」

「李彩領。」

## 二十一.十二月二十四

聖誕前夕，也是臨近年末評核的時候，女生們如常地在練習室待了一整天。往年，女練習生們都會在平安夜練習後一起開聖誕派對，但自從《Straykids》落選，公司又遲遲沒有推出新女團的意思，練習生們大多都紛紛解約改投其他娛樂公司，以前熱熱鬧鬧的練習室便漸漸落得冷清。

「今年平安夜沒有派對，那我們等下完了練習一起去吃飯，好嗎？」禮志說。

禮志和留眞、彩領、有娜一起去了公司附近的一間餐廳，一連幾天她們都在緊張地為年末評核努力準備，難得有了喘息的時間，她們放鬆地暢談了一番。吃完飯後，禮志、留眞和有娜便一起回去宿舍，而彩領自己一人乘巴士回家。下車後，彩領卻看見一輛白色房車停泊在家門前，女人倚著車門正等著她。

「剛剛去跟黃禮志她們吃飯嗎？」「嗯，是的.....靜延姊，有什麼事要找我嗎？」「彩領啊，要是妳繼續跟黃禮志她們混下去，那就不用想出道了。」靜延從公事包裏拿出一個黑色文件夾，上面印了「JYPE」的字樣，揭開第一頁便寫著「公司機密」。

「這是公司打算在明年推出的新四人女團——itzy。已經定好的成員有結束I.O.I活動的Somi昭彌、從加拿大回來的Vocal崔智秀Lia和日本的主Rapper山口真子Mako。現在，就只差一個主舞。」「只要你聽我所說的去做，這個位置，就是你的。」

彩領順從地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車子駛往了京畿道外郊，停在了一間汽車旅館前。

## 二十二.離開

每年的聖誕節，彩領家裏都會一起吃聖誕晚餐，姐姐彩演也特地向經理人請了一晚上的假，久違地離開宿舍回家吃飯。飯桌上，彩演興高采烈地分享自己在團體裏的生活，父母欣慰地細聽著，還叮囑她在宿舍裏要好好跟其他團員相處。飯後，彩演便先回宿舍去了。

等姐姐離開後，母親從大衣的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件放在彩領面前，臉上的笑容也被嚴肅的眼神取代。白色信封上印著藍色的「JYP Entertainment」字樣，彩領緊張地把信拆開，內容大致上是；

「女練習生李彩領，因嚴重違反練習生守則，因此JYP娛樂將以練習生合約2章與李彩領提出解約。自本函發出當日，本公司與李彩領小姐於2014年五月簽訂的《練習生合約》即告終止。」

2018/12/25 JYP娛樂 二本部」

「等等，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可以解釋！」彩領失聲大喊著。母親把一疊相片用力地扔在桌上，「那妳給我好好解釋一下，這些照片是甚麼一回事？！」相裏的彩領挽著一個年輕男人的手臂進了一間汽車旅館，那男人長著一頭棕髮，面容拍得有點模糊，但旁邊的彩領卻是十分清晰。「我不想跟妳說話，妳給我回房間好好反省。」

過了一個小時左右，洗完澡的母親準備睡覺，門鈴卻在這個時候響起了，從窗口能看見一個披大衣的少女冒著雪站在門外。「伯母聖誕快樂！我是彩領的朋友禮志，我帶了禮物給彩領呢！」少女揚了揚手裏的紙袋說道。「嗯，她在房間，你自己進來給她吧。」

房間的門只是虛掩著，沒有關上。「彩領？我帶禮物來了！」

沒有人回應。

房間裏的燈都關上了，只有套廁的燈亮著。禮志正準備敲門，卻赫然發現茶几上那封印著「JYP娛樂」的信。看了信的內容，一股不安感湧上心頭，禮志急忙地拍著廁所的門，一邊喊著「彩領、彩領！」但還是沒有回應。

禮志走上二樓的主人房門外，「叩叩」「伯母，抱歉這麼晚還打擾妳，但彩領不知道為什麼把自己反鎖在廁所裏了，可以請妳一起看看她嗎？」

兩人走到了廁所前，「彩領，妳怎麼了？我叫伯母來看妳了，妳沒事吧？！」仍然沒有應答，此時禮志突然覺得腳趾頭有點濕潤，往下一看，一大攤紅色的液體從廁所裏漫出，流淌在桃木地板上。「是血！」禮志不假思索，使勁地一腳把門踹開，彩領躺在浴缸裏一動不動，左腕上有深深一道傷口，流出的血液已經漫遍整個廁所，地上還有一把刀子，和一封被血染成緋紅的遺書。

「快點叫救護車！」

·  
·  
·

「對不起，我們已經盡力了。」

彩領的母親開腔了。「禮志，我們想低調處理，可以請你不要公開這件事嗎？」

「夠了！」禮志一拳打落在醫院的牆上。「要不是妳一直逼彩領成為妳自己想要的模樣，她就不會....到了這時候你還.....是怕彩領影響了你寶貝大女兒的星途吧？」

彩領靜靜地躺在手術台上，左腕已不再淌血。禮志衝進了手術室，抹去彩領臉頰上的淚痕，靠近她的耳邊，把聲線壓得很低很低地說：

「我會幫你報仇的。」



## 二十三.破裂

「.....要是能選再一次，請讓我做姊姊.....作為李彩領的人生實在太辛苦了.....愛我的人，對不起。」

禮志乘着計程車在首爾的公路上飛馳，遺書上的一字一句都在她的腦海裏揮之不去。右下角處寫有一串細字：「請替我討回公道。」不消三十分鐘，計程車已經停在練習生宿舍的公寓前。進了屋裏，禮志第一時間把留真拉到廁所。

「禮志姊，怎麼了？」「妳自己看。」禮志把解約信和彩領在旅館前的照片拿出來，「這是什麼一回事啊，明天我們去找全靜延問個明白！」「不用了，她已經.....不會再痛苦，也不會再哭了。」留真愕然：「等等.....妳是說，彩領自殺了？」「她是被全靜延害死的！我要替她報仇，我一定要她坐牢！」

這消息實在太過突如其來，留真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把妳的手機拿出來，我要把她所有的罪證發到網上，妳這陣子跟有娜這麼好，應該蒐集了很多錄音相片之類的吧？」留真後退了一步，背靠著牆壁：「對不起.....我不能給妳。」「妳這是甚麼意思？現在不報這個仇妳還想等到甚麼時候？！」禮志已經快控制不住自己的憤怒。「我不能為了彩領一個已經不在的人，去毀掉有娜的人生。要是發了出去，有娜在外頭肯定受很多冷言冷語的，她才十四歲啊。禮志，不如我們.....」「少來這一套了，當初妳去接近有娜不就是為了收集證據而已。我再問妳一次，妳拿不拿出來？」

「對不起，我做不到，她是我的朋友。」

「申留真，我不想傷害妳——」一把染滿了血漬的刀子架在留真的脖子上：「快點給我拿出來！」禮志歇斯底里地喊着，緊握刀子的手不斷顫抖，刃鋒慢慢靠近留真的咽喉。「快給我！！」

留真慢慢從口袋裏摸出手機，按下密碼解鎖後交在禮志的手裏。禮志收好了刀，轉身離開。門一打開，只見一直貼着門縫偷聽的有娜。

「原來妳接近我，只是為了在我身上找證據。」

## 二十四.散席

禮志把資料夾上傳到網上，裏面有靜延和有娜的訊息截圖、她們在酒店門外的照片，還有留真趁有娜遺下手機時偷偷存下來的私密照片。「女練習生潛規則事件」瞬間登上了瀏覽器的熱門搜索，在討論區也是議論不斷，大部分網民要求JYP娛樂解釋，也有人呼籲抵制JYP娛樂旗下的藝人。同時，儘管論壇管理員已經不停地刪除違規帖文，但有娜的私密照仍然在各大討論區瘋傳。

禮志再次乘上計程車，車子一路往靜延所住的江北區駛去。到了她住的公寓附近，已經有一大批記者在外等候，還停泊了幾架警車。「司機停在這裏，可以了。」好不容易，禮志才從人群中擠到家門前，但警察已經在門外用膠帶設了封鎖線。從窗戶往裏面看，只見一條麻繩圈網在窗花上，上面懸著一具女屍。禮志踮高腳用手機朝屍體拍了幾張相片，便走出了擠擁的人群。

凌晨三時的醫院殮房裏躺著十幾具等待出殯的遺體，禮志趁著夜班保安員打瞌睡，偷了鑰匙鑽了進去。遺體用白布蓋好，右腳繫著寫有名字的小紙牌。禮志找到了彩領的遺體，她的臉容已變得蒼白，無神的雙眼半閉，四肢也已經僵硬。禮志把手機放到彩領面前，手機展示著剛剛在靜延家拍的照片。「害妳的人已經死了。彩領，請妳安息吧。」說罷，用手輕輕地替彩領闔上眼睛。

翌日早上，JYP娛樂發出了新聞稿，內容大致是為了是次事件向公眾及受害人致歉，而嚴重失職的經理人全靜延已經畏罪自殺，公司願意給受害人作出賠償，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同時，JYP娛樂將會與二本部旗下的練習生全部解約，並停止招收練習生，直至另行安排。

宿舍裏的女練習生們都收到了解約通知，一個一個帶著行李離開宿舍。留真雖然一同收拾著行李，但她根本不知道離開宿舍後有甚麼地方可以去，學已經輟了，離家後她也已經好幾年沒有跟家人聯絡。留真是最後一個離開宿舍的練習生，踏出公寓的門口的一刻，她看見了熟悉的臉容，哥哥，母親，還有父親。

「我們看了新聞，很擔心妳，打了很多次電話都沒人聽，我們才……」

「女兒，我們回家，好嗎？」

## 二十五：各散東西

二本部事件發生後，JYP娛樂宣布解散重組二本部。原本的練習生各自解約回家，並收到一百萬韓圓的違約金，主要受害人申有娜則獲得了一筆八千萬圓的賠償。法庭雖然判處妨害風化罪成，但由於二本部原總經理全靜延已被認定為畏罪自殺，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此犯罪與其他高層有關，因此法庭對JYP娛樂罰款兩億圓後結案。

禮志早早便收拾好行李，搬離宿舍。離開首爾前，她去了近郊水原一趟。幾經找尋之下，才到了一處隱蔽幽靜的墓園。駐足停留在一個新造的大理石碑前，禮志把墳前的一小片草地輕輕挖開，從口袋裏取出小刀。刀子上的血跡已銹成棕色，她把小刀埋好，對著石碑自語了幾句後，墓園又回復了寧靜。

再次乘上了首爾開往全州的火車，但這次禮志買的是單程車票。下了火車轉乘巴士，輾轉後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時，父母都已經睡去。禮志把裝著違約金支票的信封放在桌面，也洗漱上床睡覺了。

禮志在JYP娛樂練習的這段時間，首爾高昂的生活費花費了父母全部的積蓄，甚至要向親友借錢維持生活。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禮志決定不上大學，出社會打工。她在韓屋村的韓服出租店找到了一份店員的工作，但薪水只是僅僅足夠日常生活所需。

為了可以快點償清債務，禮志還在紅燈區的某間老舊夜總會兼職，其實就是周末時去唱唱老歌娛賓。唱三小時的歌能賺上十萬圓，而且不用陪酒。她給自己起了藝名「夜冬」，唱歌的時候戴上黑色的面紗，只露出一雙灼人的鳳眼。這家夜總會的客人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中老年男人，因此沒有人知道禮志的真實名字和身份。一做，就是一年的時間。

·  
·  
·

另一邊廂，留真在解散後由父母接回家裏一起居住，也跟當時鬧翻了的父親冰釋前嫌。她之前因為學費問題在本來的高中退了學，本來打算重新在春季入學申請恢復學籍，但大部分的學校不是已經過了申請期，就是收生已滿。幸好，在京畿道有一所私立學校願意讓留真入讀。雖然上學是遠了點，學費也是貴了點，但總比在家裏呆上一整年要好。

在本來的學校留真的成績已經算是前段班，而且因為她是重讀生，大部分課程都學過了，所以在新學校的課業不成問題。在留真填入學申請的時候，其中一欄是「興趣社團」，於是她便加入了學校的舞社。這間學校的舞社是由幾個喜歡跳舞的同學組成的，但她們都沒有受過正式訓練，經費又不夠請導師，加上學校近年收生不足，要是舞社明年還是沒有新人加入，就會面臨廢社的危機。

在留真的指導下，舞社成員們的基本功都大有進步。為了招收新成員，她們打算在學校的文化祭上台表演。幾個女生每天下課後就一起去舞室練習，跟以前在公司的操練比較，舞社對留真來說沒有了爭取出道的壓力，讓她可以重新在舞蹈裏享受。

一年後的文化祭，她們在舞台上的演出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績，也得到了同學們的掌聲。然而，舞社卻還是沒有收到入社申請。成員們正在犯愁之際，外面有人輕敲舞室的門，傳來一把女生的聲音。

「請問是舞社嗎？我是來交入社申請的。」

## 二十六：重遇

正當舞社的成員愁著沒有新成員的時候，忽然有人申請入社，大家都很興奮。肩披長髮的少女推門進來，「這是我的入社申請，你們正在招募對吧？」

「有娜？你怎麼會在這裏……」 「我是今屆的新生啊，聽說你們在招社員便來了。」

「留真，你們是認識的？」

「我們……」 「我們當然認識了，」

「這個姐姐是殺死我的人呢。」

舞室的氣氛由本來的欣喜雀躍瞬變成尷尬的死寂，有娜的眼神死死地凝視著留真的方位，留真卻游移地試圖避開她的視線。其他女生們面面相覷，「妳們可以先出去一下嗎？我跟她有點事要處理一下。」留真說道。社員們離開後，舞室裏只剩下面對面站著的留真和有娜。

「怎麼了？怕她們知道？妳可清楚我這一年來是如何過的嗎？」有娜解開袖口的鈕扣，露出了佈滿傷痕的前臂。「我不敢再去上學，同學們沒有一個是沒看過我那些照片的。連出去買東西也得把臉全都遮起來，生怕被人認出來議論一番。」 「根本妳一直都知道他們是騙我上酒店，妳明明早就可以告訴我，妳還……禮志想救我的時候妳還阻止她！」

「有娜，我要怎麼做妳才會原諒我？」留真緩緩地說道。有娜從口袋裏掏出手機，給留真傳了一串亂碼。「發出者：全靜延；發出時間：2018年12月26日 00:39……所以這是全靜延在上吊自殺前傳給妳的？但這些亂碼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鑰匙。保險箱在黃禮志手上，裏面的東西會領妳到我要妳去的地方。」

·  
·  
·

在JYP解散練習生後，留真跟禮志就沒再聯絡，只知道禮志回了全州生活。不過留真還是硬著頭皮乘上了往全州的列車。到了全州，她拿著禮志的照片逐間店舖問店員認不認識這麼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生。這樣的尋人方法，要找到人想必然是大海撈針般的機率，找了一整個下午還是一無所獲。隨著天色漸暗，店舖都準備打烊了，留真也從本來的市中心走到了舊區。進了一間老舊的手錶店，裏面瀰漫著一陣鐵銹與朽木混和的異味，櫃檯後面坐著一個正在看報紙的老人，沒有顧客。

「先生，請問您認識這個女生嗎？」留真指著手中的照片問道。那老人瞟了一眼，忽然猥陋地笑著，揚手指向對面街的另一幢舊樓說：「這不就是那家夜總會的舞女嗎？小妹妹妳找她幹嘛，難道妳也有需要？」

留真得到了線索後馬上離開那家店，再多待半分鐘她可能就要吐了。夜總會所在的舊樓沒有電梯。走了數層樓梯，出現在留真眼前的是俗氣刺眼的霓虹燈牌。就在她推開玻璃門的瞬間，裏面傳來了一縷縷熟悉的歌聲。

## 二十七：真相

一星期前的休息室裏，禮志正在換衣服準備登台，她化了深紫色的眼妝，綁上了黑紗。禮志在這間夜總會已經兼職了一年的時間，管場的大姐跟她談好了只登台唱歌，不用陪酒。

「夜冬！」外面管場大姐忽然叫喚禮志。

夜冬是禮志的藝名，客人和其他小姐都管她叫夜冬。管場大姐進來了休息室，「夜冬，包廂有客人在等妳。」

「姊，你知道我不陪酒的。」禮志小皺了眉頭說道。大姐把一張支票遞到禮志的面前，只見上面用墨水筆寫著七、八個零頭的銀碼，又說：「他真的很有誠意，妳可以先見一見他。」

男人穿著一套灰色的西裝坐在包廂的沙發上，看上去只是二十五歲左右。「先生，夜冬給您帶來了。」大姐把禮志帶到包廂裏，便關上了門，剩下禮志和那男人獨處。

「先生，抱歉我是不陪酒的，但我可以為您唱一首歌。」男人微笑說：「放心，我不是要妳陪酒，禮志。」

聽見男人說出了自己真名，禮志心裏一下激靈，愣了數秒才說：「.....等等，你是誰？」男人保持著微笑說：「我是誰並不重要，但我可以幫妳。剛才的支票只是我的小小心意，完事之後.....」男人比出了「五」的手勢。

「五千萬？」「是五十億圓。」

五十億圓，除了能馬上償清債務，還能讓父母過上舒適的退休生活，自己也不用再在夜總會登台了。靜默少頃，禮志緩緩張口：「請告訴我，我要怎麼做。」

·  
·  
·

留真剛推開門的一刻，便聽見熟識的歌聲。台上的少女雖然披著黑色面紗，但單憑那雙灼人的鳳眼，留真就認出了禮志。她沒有叫喚禮志，而是坐在台下等著，禮志的歌喉依舊娓娓，但曲子卻變成三十年前的老歌。

禮志唱了幾首曲子後便下台回到休息室，由另外幾位小姐接力娛賓。留真正想繞去後台，卻被看場的大姐作勢攔下。休息室裏的禮志透過半掩的房門看見了留真，只是平靜地說：「讓她進來吧。」

留真正待開口，禮志卻先說：「我只有十分鐘，等下還要再上台。」留真邊掏出手機邊說：「有娜給了我一串亂碼，說是全靜延自殺前交給她的鑰匙，還說保險箱在妳手上.....」

「我想，我知道妳在說甚麼了。」禮志打開了Kakao talk的封存對話，最後的訊息是全靜延傳來的一個網址連結。那網址只有一個輸入密碼的空框，留真把亂碼打上去，按下輸入，網頁旋即跳轉到雲端資料夾的頁面。裏面有幾張相片、一些對話截圖，還有一段影片。打開之前，留真把這些資料備份，傳給了有娜。

「等等，這些相片.....」裏面的相片跟禮志在彩領房間看見那些一樣，但棕髮男人的面容並沒有作模糊處理，清晰分明。在他們的對話截圖裏，那男人的聯絡人名稱是「宇珍」。「宇珍.....不就是在我們節目上男子組的其中一個人？」禮志和留真凝重地對望，按下了影片播放。

『.....要是這事傳出去，我們倆都得吃官司.....等等，你想怎樣！』全靜延的聲音聽上去很是驚慌。一把低沉的男聲說：『妳應該知道，死人是最能守秘密的吧。』『等等！我要...我告訴社長！社長知道了肯定不會放過你的！』

一陣恐怖的笑聲過後，男人說話了：『反正你也是將死之人，告訴你也沒關係了。你知道社長早就知道我讓你騙女生上酒店了嗎？』『那為甚麼.....』

『因為，他是我爸啊。』

手機響起了訊息的通知，是有娜。

「很好。現在去把社長辦公室裏的機密文件偷出來，連同這些相片影片放到網上。還有，殺掉金宇珍。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

留真站起身來說：「禮志姊，保重。我該走了。」說罷，正想轉身離開，禮志卻抓著她的手。「陪我去一個地方，去完我們就起行。」「我們？」

禮志扯下黑紗，微笑道：「妳要去殺人，我怎能丟下妳。」

## 二十八：原諒

趕在店家關門前，禮志和留真在車行租了一輛舊車。一路上，車子裏放著柔和的音樂，奔波了一整天的留真不自覺地睡著了。數小時的車程後，她們到了一處鄉郊。禮志獨自往寂靜的墓園走去，留下留真在車子裏休息。墓園裏沒有燈光，在半夜時分添了一份莫名的陰森。

每個月的二十五日，禮志都會來這裏，所以即使沒有燈光她也能找到路。她用清水濕了布，擦拭著石碑。隨後，輕輕地挖開墓前那一小片泥土，取出埋藏的刀子，用布抹去附著的沙土。

禮志蹲坐在碑前，喃喃低語著：「彩.....我以後可能沒辦法再來這裏了。我把我的血留在這裏，就當我們永遠在一塊兒吧。」刃尖劃破禮志左手尾指的末端，她把數滴鮮血滴在大理石上。禮志準備離開的時候，才發覺她的身後數米處站著一位少女。身材高挑的少女肩上披著一頭波浪長髮，全身穿著黑色裝束，一直在後面望著禮志。

「彩領.....是你？你回來了？」禮志又驚又喜，快步跑到少女跟前。

「.....對不起.....我.....我是彩演。」

禮志頓住半晌，眼前的女生身材、髮型都和彩領一模一樣。此時，微弱的星光映清了彩演的臉容，禮志向後退了兩步，緊緊地攥著手中的刀柄。彩演緩緩走到碑前，雙膝跪下。「這晚已經是不知多少次的無眠夜了，我也受夠了。你是她最好的朋友，要是由你殺我的話，也許彩領就會原諒我了。請動手吧。」

「我沒有資格殺你。」禮志長嘆了一口氣：「彩領已經為你承受一切的傷痛了，我不會讓她白白受苦的。活下去吧，她早就原諒你了。」說罷，禮志轉身離去，任由身後的彩演崩潰地放聲慟哭。

禮志走出了墓園，彩演卻追了出來，臉上的眼淚還未擦乾。「請不要取走我妹妹的刀子，這是她活過的證據。」

「不行。」

「這刀，還有一人要殺呢。」

## 二十九：了斷

車子駛到了首爾清潭洞，距離禮志和留真的以前的公司越來越近。兩人都不敢說話，心跳漸漸加速，車廂內瀰漫着緊張的氣息。禮志把車停在公司後門旁邊的轉角處，留真背上了裝著工具的背包。

「等下我從後門進入，那裏有條樓梯可以直上十樓的社長辦公室。我拿到了文件就馬上下來，禮志姊姊在這裏把著風，要是有什麼動靜的話馬上告訴我。」留真指了指耳裏的無線耳機說道。禮志應諾，低頭看了一下手錶：清晨四時三十分。

留真從後門潛入大樓，一路上到了社長辦公室門前。她從背包拿出兩枚曲別針，合在一起扭成匙孔的形狀充當鑰匙，打開了辦公室的大門。進到辦公室裏的留真立即戴上手套翻箱倒櫃地搜索，她找到了書桌下的暗格，裏面有一個保險箱。她從背包抽出鐵撬，使勁地將保險箱撬開。

保險箱裏面裝著好幾十份文件，這些文件都標示了所屬的計劃和團體，包括TWICE、GOT7，還有節目裏打敗留真她們出道的StrayKids。然而，還有幾個文件夾上面標著一個不知名的團體名字——「ITZY」。留真揭開了其中一個文件夾，赫然在目的是五張少女的相片，而中間的照片上正是她本人。

「這是我們的出道計劃！怎麼會被取消掉的？！」留真很是激動，一拳搥在桃木書桌上。她馬上打開社長的電腦搜尋「ITZY」的文件，並把它們全都備份到自己的手機裏。備份完最後一份文件的時候，她瞟了一眼螢幕右下角的時間，原來已經是五時四十五分。留真連忙收拾背包溜出辦公室，可她不知道的是，在她打開電腦一刻，防盜系統已經通知了電腦的主人，朴軫永。

留真沿著後樓梯往下跑，眼看後門就在眼前，她把鐵撬拿在手中防身。卻不知道門外等候著她的，是兩口黑壓壓的鎗管。

「申留真。」

朴軫永和金宇珍守在門外，手中各有一把手鎗。鎗口都指著留真的腦門，宇珍命令留真：「把鐵撬放下，手機拿出來！」

鐵撬掉到地上，留真從口袋裏拿出了手機，緩緩地遞向宇珍。在手機碰到宇珍的手前一刻，留真猛地把手收回，再用力把手機扔向車子的方向。

「臭婊子，你是不是在耍花樣？」宇珍用鎗口抵著留真的太陽穴。留真怒目瞪著眼前的男人吼道：「你殺了我也沒用！有人會把你們那些黑箱作業全部公開，等著坐牢吧！」

手機掉到了車子的旁邊。

沒有動靜。

「哈哈哈哈.....」宇珍肆無忌憚地放聲大笑。「接應妳的人呢？看來妳被丟下了啊！哈哈哈哈.....呃嘞？！」

埋伏在木架後面多時的禮志飛身一躍襲向沒有防備的宇珍。刀鋒從後頸處貫穿喉嚨，瞬間鮮血四濺，宇珍當場死亡。留真馬上抄起那把從金宇珍手中掉出的鎗，拉下保險。朴軫永也把鎗上膛，卻沒有指向留真所在的方向。



「呷！」朴軫永和留眞幾乎同時扣下扳機。留眞的子彈準確地打在了樸軫永的前額，擊穿了他的腦袋。

轉頭一看，禮志搗著胸口，倒在了血泊之中。

「禮志！！！！！！！」

## 三十：大結局 生死

「禮志！！！！！！！」

留眞急忙扶起胸膛中了槍的禮志，禮志卻吃力地搖著手說：「.....別.....別管我了。車子的.....導航，趕快去.....碼頭.....」

「說甚麼傻話！我怎能在這裏丟下妳！」留眞脫下自己的外套，綁在禮志的胸前，雙手橫抱起禮志，把她放在副駕座上。又從禮志的口袋摸出車匙，開動了引擎。車子的導航系統立刻指向了碼頭的方向，留眞卻把車子調頭，大力踏下油門。

「再撐一下，快到了！」車子在首爾公路上高速飛馳，向著醫院的方向奔去。留眞的父親和哥哥都是醫生，他們在首爾有一所私家醫院。

留眞在醫院門前把車停下，從座位上抱起禮志，跑進醫院。「爸！一定要把她救活，拜托了！」留眞的父親看見禮志胸前的傷口，頓了一下後，向留眞點了點頭，指示護士們把禮志放到病床上。

目送著禮志的病床進入手術室後，留眞馬上重新回到車上，沿著導航的指示開往碼頭。駛進某個轉角街口時，倒後鏡中突然之間多了兩部藍白色的警車尾隨著，車頂還閃著警示燈。留眞只好加緊催谷油門，一番追逐之後，終於在某個燈口位擺脫了追捕的警察。遠處就是碼頭，只要繞過前面的貨櫃群就能搭上接應的船隻。但當留眞把車子轉了進去之後，卻發現十數個堆疊着的木箱攔住去路。她唯有棄車前行，從貨櫃之間的窄縫跑向船埠。

「碰、碰」旁邊的貨櫃頂傳來聲響，黑影從轉角處閃出，襲向全速奔跑的留眞。毫無戒備的留眞被抓住膊頭，一下扳到地上。「有娜？！」

不等留眞說完，有娜一腳踢向她的面龐，留眞趕緊側身閃躲。「妳不是說，我完成了妳交代的事情，就會原諒我嗎？」

「妳的確做得很好。但不好意思，我從來沒想過要原諒妳，」有娜的眼神充滿了怨恨：「就像妳從來沒有把我當成朋友一樣。」

有娜想撲上去抓著留眞，留眞利索地向後翻滾，順勢從腰間拔出手鎗，指向有娜。

「我不會傷害妳，我只是想離開，請不要再過來了！」留眞的聲線與緊握鎗柄的兩手同樣顫抖着。

無視留眞的警告，有娜向前緩緩走去。「開鎗啊！怎麼不開鎗？」有娜走到留眞面前，一拳重重地打在她的腹部。另一隻抓著鎗管，把手鎗搶了過去，槍口反指著留眞的太陽穴。「我早知道妳根本下不了手。」

有娜狠狠地踢向留眞的膝蓋，留眞痛得跪倒在地上。

「殺了我吧。」

「想痛快地死去？我這些日子所受的折磨，妳也是時候感受一下了。妳欠我的一切.....」

「就用姊姊的餘生來償還吧。」

有娜把槍口從留真的太陽穴移開，抵著自己的下顎，扣下了扳機。無力的身體倒在了留真的懷內，口袋裏的錢包掉了出來，裏面裝著她們倆的合照。

·  
·  
·

有娜按摩著留真紅腫的腳踝，笑著問道：『留真姊，我們是最好的朋友，對吧？』

『當然了。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全文完